



好善街与孝子庙

邓文献

树，时常有鸟雀鸣噪。解放初期，庙中曾居住过一个孤身婆婆，以卖香烛纸钱为生，每天前来祭祀祈祷者，还会给她一些施舍。后来“破四旧”中庙被拆除，婆婆也不知去向，可是孝子庙的故事，至今在城中广为流传。

相传清乾隆年间，东城有个刘姓人家，夫妇二人目不识丁，以劳作帮工为生，家境贫寒，含辛茹苦。老年得子，取名刘生，自幼娇生惯养，年轻行为不端，父母稍有劝阻，便遭受他的打骂。一日母亲生病，向他要口水喝，遭拒竟把碗摔碎。一日向父亲索要钱银，未允，竟把父亲推到坑塘里。邻里见状，十分生气，埋怨夫妇教子无方，对儿子过于放纵。隔壁有位私塾李先生，知晓后，要求代以管教。

一日李先生找到刘生，把他带到郊外，见到一位羊倌正在放羊，老羊不停吃草，两只小羊又蹦又跳，不停地嬉戏。一会儿小羊饿了，跑到老羊身边吃奶。李先生让刘生去观察，并手指小羊说：“《百孝经》中有言：羔羊跪乳尚知孝，一个孝字能动天。为人若是不知孝，不如禽兽实可怜。”刘生有些惊愕，心灵好像被触动，会意地点了点头。李先生

又带刘生到一棵树下，见树上有个鸟窝，几只小鸟飞来飞去。李先生指向树上说：“窝内有只老乌鸦，已飞不动了，正等待儿女们喂食，小乌鸦正在回报父母的养育之恩呢！”接着又说：“《本草纲目》中有载，‘慈鸟，此鸟初生，母哺六十日，长则反哺六十日’，这就是常说的‘乌鸦反哺’，可谓慈孝矣。”刘生见此景，听此言，幡然顿悟：“吾一男儿，待父母尚不如鸟兽吗？令人惭愧！”

李先生见刘生心有所动，要求他去读书，明白先贤做人的道理，并说：“自古忠良多孝子，君选贤臣举孝廉，这样人生才有出息。”此后，刘生决心痛改前非，求拜先生为师，苦读圣贤之书，践行仁孝之德。后因父母年事已高，身有多病，自此终身不复言仕，在家耕桑养牧，以奉养其亲。父母病重，衣不解带，药非亲尝不进，祈以身代。抱持盥洗，涤亲溺器，皆躬亲之。对父母的这一孝举，成了城中出名的大孝子。街坊邻里有感他的“浪子回头”，死后为他建庙塑身，还将乾隆皇帝的御笔“孝子庙”匾额挂在庙堂，以教化后人。可谓：“生前孝子身价贵，死后孝子万古传。”



武从、武功、武韬等明清官宦辈出的武老家村，位于曹县城东北九千米，普连集镇政府驻地南3000米处。该村东西长300米，南北长200米，聚落呈东西长块状；东西街两条，南北街一条；村前为田（集）都（庄）公路，村后有白花河流过。

武老家村居大石潭（一说太石潭）东，白花河之阴，是曹南武氏始祖武嵩中意的风水宝地。武老家武氏系出太原郡，经汉唐，世居于山西平阳府洪洞县城南六里大武村。明洪武八年，武嵩举家东迁山东曹县大石潭东，即今武老家建村。据《武氏宗谱》载：明洪武八年（1375）二世祖武嵩行四，由山西洪洞县大武村迁曹县丁荣里大石潭东，遂定居焉。武嵩迁曹之后，其次子武从在洪武年间高中进士，敕封文林郎，任河南宜阳县知县。武从之后，曹南武氏名宦辈出，其五代孙武图功，是曹南武氏家族名宦中的杰出代表。

武图功（约1557—1627），明万历三十二年（1604）进士，初授河南滑县知县，政绩卓著，滑县人为其立生祠祀之；后入京历官刑部主事、刑部员外郎、刑部郎中。天启皇帝登基时入宫觐见，诰封中大夫。此时魏忠贤党横行专权，武图功因不附魏忠贤被降官四级，于是愤然离职，退隐家乡大石潭四年，自号石潭居士。天启五年，武图功复出，先任河北河间道通判，升刑部郎中，为避魏党改南京刑部郎中。天启七年（1627），武图功因忧感时政而卒。后朝中议复受害旧臣，追赠武图功为太仆寺卿。地方官府为祭祀太仆寺卿武图功，曾于曹县城内北门里建一座太仆家庙，惜此庙后毁于战火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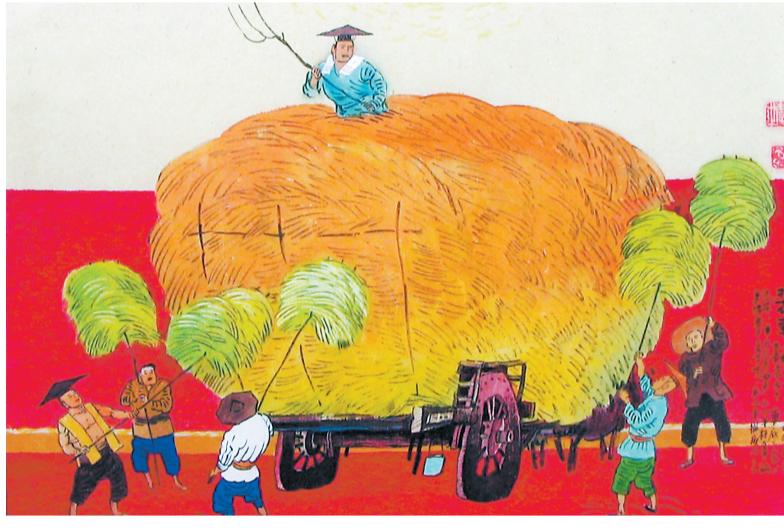
武图功之后，武氏家族更是人丁兴旺，其后人先后分至曹邑各地及周边市县一百多个村庄，武嵩遂成为曹南（曹南为曹州之雅称）武氏始祖，大石潭东也成为曹南武氏发源地，成为曹南武氏族人共同的家乡，外迁武氏族人遂称其为武老家。武老家武氏名人辈出，代不乏人，如武图功的四个儿子，武昆源、武仑源、武岷源、武国藩，皆因建树而载入县志，其中武韬是武图功之后武氏家族中又一位引以为傲的人物。

武韬，字三略，武图功之孙，武岷源之子。他自幼聪颖过人，成年后气度轩昂，臂力过人，善于骑术。据说拉弓能拉四石多，箭不虚发。十五岁时，武韬在山东乡试中考取举人第一名。清顺治三年（1646年），进京参加武进士科考，武韬榜中榜眼，被授予山西蒲州参将，次年授任蒲州游击。顺治六年二月，姜瓖率数十万人围攻蒲州。武韬和知州钱法裕率八百守军开门迎敌，因姜瓖用重金收买武韬偏将为内应，蒲州城被攻陷。武韬在冲杀中突出重围，但是所率将士被困，武韬再次冲入重围，杀敌一百多，终因寡不敌众，筋疲力尽而被杀害。督抚上奏武韬死难情况，奉旨给予抚恤。

武老家村明属曹县丁荣都，清属曹县丁荣里，民国属曹县第四区。新中国成立后，武老家先后属于曹县第四区、第五十五区、普连集乡、五一人民公社、普连集人民公社、温庄乡，1988年12月撤区并乡时，划入普连集镇至今。 郭鸿



装车



儿歌曰：五月里，芒种过，赶着大车装麦子，底下装，上边垛，一车拉走半亩多，压得车杆成罗锅，累得老牛直哆嗦，轧得大路成泥窝。

在农村，春播、夏种、秋收各式农活都有其特点，然而最紧张、最累人、最让庄稼人头疼的就是麦收时节。从割麦、装运、晒场，到碾压、扬场、堆垛、归仓，一个工序接一个工序，紧张而繁重，稍一迟缓，赶上雨季来临，再连阴上几天，整场的麦子就都长芽子，一年的收成就泡汤了，老百姓把麦收称作“虎口夺粮”。

割麦、装车、翻场、堆垛都不是轻松活儿，又脏又累，过个麦就要褪层皮。割倒了麦子，捆成麦子，然后就是装车了。前些年，农村机械化程度低，拉麦子通常都用马车，说是马车，其实是牛拉的大木车，厚重宽敞。庄稼汉子们用木杈把麦子高高举起，扔到宽大的马车上，车上站有一人，专门负责装车，把马车码得像一座小山，麦车颤颤巍巍地走向麦场，丰收的喜悦也在庄稼人的心头荡漾。

连续用木杈把二十斤重的麦子扔到高高的马车上，确实需要气力，然而，装车更需要技巧。从开始装车就要铺垫，要注意外实内虚，又要左右匀称，既要懂得发散，又要合理收拢，这样麦车

才能装得足够多。待车装好后，装车人要在车上压车的，遇到坑洼地或田埂，麦车倾翻，把装车人一块摔倒来的，也并不是稀罕事。

上世纪七八十年代，家中有几亩责任田，麦子割倒后，就用地排车拉运回家。为了方便，装运时就不再捆成麦子，而是采取散装，一车也能装上许多。

记得有一次，由于装车时没把握好平衡，

麦车半路上侧翻了，交错的麦秆瘫在路上，只好重新装车运输，这次装起来就费劲了，被路人笑话不说，这一车麦子足足拉了三次。当时的懊恼烦心，现在依然感同身受。

装车，需要铺垫，需要构思，需要布局。生命，何尝不是这样？胸中没有格局，不懂虚实，不懂承让，不懂制衡，难以做成大事。

文/丁明烽 画/王世会

我市召开五霸岗会盟文化座谈会

本报讯（记者 时苏建）近日，为挖掘具有地域特色的会盟文化，菏泽市春秋会盟文化研究中心组织召开了五霸岗会盟文化座谈会。

研讨会上，来自菏泽学院、菏泽市社科联、菏泽市党史史志研究院、菏泽市曹州历史文化研究所的专家、学者等，围绕五霸岗会盟文化的源头、历史传承、社会

价值及影响等，进行了学术交流。

据介绍，菏泽古称曹州，历史悠久，有着深厚的历史文化积淀。而五霸岗会盟作为菏泽独有的历史文化遗产，是会盟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，历史资料和文学作品对其均有描述。它为当时的社会发展带来了深远的影响，对于当时的经济、文化、外交、军事等有着非常重要的

研究价值。

本次研讨会旨在对其进行课题立项、政协提案、讲座、新媒体宣传推介等，扩大影响力，下一步将通过组建团队，搭建研究平台，借力高校、科研院所等，深度挖掘五霸岗会盟文化与当今社会的结合点，打造国家级的研究基地，为文旅开发奠定基础。



明代天顺年间（公元1457年—1464年），孙氏自山西省洪洞县迁此定居，易名孙庄，后建一座龙王庙，遂改称龙王庙村。清朝乾隆年间公元1736年—1796年，又建一座浮图塔，一庙一塔，相映生辉，蔚为壮观。此处即是今日单县龙王庙镇龙西村。

2014年2月的一天，龙王庙镇龙西村村民施工时，挖出较大青砖，省考古专家对此地进行勘察，确认为史料记载的浮图塔下的地宫遗址。

据了解，地宫之上是一家丝绸公司的厂房基址，为煤渣垫层和砖铺水泥地面，厚约0.6米。暴露出来的地宫距地表约3米，南北长4.5米、东西宽4.2米、深4米，均为砌砖而成，砖长34.5厘米、宽17厘米、厚5.5厘米。当地老人介绍说，宫室

内呈圆形穹顶，直径约2.5米，全砖结构，但砖的尺寸要比已裸露出的砖大，室内淤满了泥沙，被积水浸泡。

考古专家综合勘探结果分析为，地宫保存基本完整，塔基四周有石质台阶；地宫及其以下部分和其以上的塔身或非同时期建造。

明代隆庆三年（公元1569年）的《单县志》记载：“龙王庙在城东南二十五里（现在的龙王庙镇-笔者注），遇旱求雨辄应。宋代崇宁（公元1102年—1106年）封为‘丰泽庙’；宋代绍兴十年（公元1140年），诏封‘善济侯’……”此后历代重修的《单县志》和《曹州府志》中对其均有相似内容的记载。而对浮图塔的详细介绍较少，清代乾隆二十一年（公元1756年）的《曹州府志》记载：“龙王庙在县东南二十五里古浮图下……”1995年的《单县志》：“古浮图塔位于县城东南二十五里龙王庙村内，南紧靠

尚未揭示的“地宫之谜”

龙王庙遗址，建于宋代，为九层六角楼阁式砖塔，塔基周长8米。1961年公布为县级文物保护单位，‘文革’期间扒掉……”

许多当地群众仍记忆犹新，20世纪60年代的早期，浮图塔还完整地耸立于此，塔为9层，塔身呈六角形，塔的第二层中还供有佛像。塔南约10米处有龙王庙大殿三间，配的东西厢房，再往南有山门。“文革”中，此塔和庙宇被一并拆除，如今在一些村民的院墙上还能看到塔和庙上的用砖。

在村民王民家保存有该塔上的一块石碑，青石材质，正中阴刻楷书“龙王古迹”四个字，上款阴刻楷书“朱尔冀募众重



郗诜(chī shēn)，字广基，晋代济阴单父人（今单县人），官至尚书左丞、雍州刺史。

西晋时，门阀制度进一步发展，世族豪强通过九品中正的选举制度世袭做官，把持着中央和地方政权，形成“上品无寒门，下品无士族”的局面。当时，单父最大的士族郗氏，其父郗瞻官至尚书，其子郗延登，官至州别驾。郗诜学识渊博，很有才干，不拘小节。未出仕时，州郡的官吏都很崇拜和尊重他，多次请他出来做官，他一概未允。

晋武帝泰始年间，济阴太守文立举郗诜应朝廷选，郗诜以策问对答天下第一而蟾宫折桂，成为单县历史上最早的状元。成语“蟾宫折桂”即源于《晋书·郗诜传》中晋武帝与郗诜的对话，寓意取天下第一，后成为科举高中、仕途得意、飞黄腾达的代名词。

《晋书·郗诜传》记载，晋武帝有一次在东堂接见郗诜，问他：“卿自以为何如？”郗诜回答说：“臣举贤良对策，为天下第一，犹桂林之一枝，昆山之片玉。”在这个故事中，郗诜以稀世的珍宝比喻出众的才华。因为流传着月亮中有桂树，月亮是广寒宫的神话，所以，“桂林一枝”的“桂”被认为是月亮上的桂树。又因为神话中说月亮中有只金蟾，月亮也被称为蟾宫，因而古代科举考试中月亮也称蟾宫。于是，后来就形成了“蟾宫折桂”这个成语，用来比喻应试得中。郗诜应朝廷选的策问对答《泰始贤良策》可谓单县最早的“状元”试卷。

晋武帝十分赏识他，任其为议郎。不久，郗诜母亲病故，便辞职回乡，因家贫穷，无车马，便在住所堂屋之后假葬了母亲，并从墙上开了个门洞，一早一晚哭拜。守丧期间，精心养鸡种蒜，用卖鸡和蒜所得的钱买了八匹马，将母亲的灵柩拉到墓地下葬。

三年后，朝廷召郗诜为征东参军徒尚书郎，又转为车骑从事中郎，不久升吏部尚书，大臣崔洪又推荐他为左丞。后郗诜弹劾了崔洪。崔洪是晋代名臣，对此很恼火，曾对人说：“我推荐郗诜当了左丞，他有恩不报，反而奏我一本，我真是拉弓自射，自讨苦吃”。郗诜听说后就去拜见崔洪，并说：“从前晋国卿赵宣子（赵盾）任用韩厥为司马，韩厥以军法处死了宣子的仆从，宣子对各位大夫说‘可贺啊！我有眼力，选中了韩厥当司马’”。接着又十分恭敬地对崔洪说：“崔公是国家推举人才，我是以才任职，为国效力，做官各有职份，总要洞察事理才行啊！您为何私下那样说呢？”崔洪感到惭愧，对郗诜越发佩服了。

郗诜升任雍州刺史。武帝在东堂（偏殿）集合百官为他送行时问郗诜：“卿自以为如何？”郗诜回答说：“臣举贤良，为天下第一，犹桂林之一枝，昆山之片玉。”某侍中认为他狂傲不羁，奏请立即免除郗诜，武帝回答说：“吾与之戏耳，不足怪也。”

郗诜在雍州任上，励精图治，威严明断，鞠躬尽瘁，甚得百姓拥戴，后病卒于任。

市委党史研究院 供稿

“秃尾巴老李”的传说

很久以前，有位姑娘途经郓城一个村子。此时她身怀有孕，由于饥饿劳累，晕倒在路边，被村里好心人收留，后与本村李姓年轻后生结为夫妻。因姑娘说在娘家排行老三，人们就称她为三娘。

转眼间，三娘到了生产的时候。却见三娘生出了一个皮肤挺黑，屁股后面还长着条尾巴的怪物。

丈夫心生怒意，到厨房拿了把菜刀，“咔嚓”一下把孩子的尾巴给砍了下来。瞬间，一道闪电冲开后窗直向东北而去。孩子不见了，外面大雨倾盆，雷声轰鸣。

原来，三娘是东海龙王的三公主。因与南海龙王的二公子私订终身，惹得东海龙王大怒，将其逐出龙宫。流落凡间的三公主当时已怀有身孕，所以，生下的孩子是条黑龙。

黑龙飞至空中，朝四下观望，但见天下午江湖都有人掌管。当目光掠过郓城东南时，忽见下方有一潭坑，草木旺盛，心中大喜，便降到了潭内。后来，人们常见一条黑色蛟龙自潭中飞升降落，便将此潭取名为“黑龙潭”。

李家夫妇由于思子悲切成疾，几年后相继去世。当众人忙着操办丧事时，只见从东南飘来一片云彩，然后在李家院中下起一阵小雨，雨中还带有一些鲫鱼。人们认得那鲫鱼是东南水潭中有名的“龙潭鲫鱼”。忽然想到，那条在潭中的黑龙不就是李家的“孩子”——“秃尾巴老李”吗？那些随雨而来的鲫鱼是“秃尾巴老李”给父母的祭品。以后，每到李氏夫妇的忌日，人们就会在暴风雨中看到有条秃尾巴的蛟龙在上空盘旋。

黑龙潭四周是盐碱地，百姓虽然常年劳作，但是仍不得温饱。黑龙见百姓困苦不堪，每年春秋干旱时便发大水入运河，供给人们引水灌溉，以水压碱，使得年年五谷丰登，百姓安居乐业。当地的恶霸财主“白眼狼”见过去的盐碱地变成了良田，便生霸占之心，硬说潭四周土地都是他家的。

魏建国

